

學術著作 ● 大專用書

先秦教育史

：中華文化與教育的源流



賈馥茗 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先秦教育史

中華文化與教育的源流

賈馥茗 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先秦教育史

作 者／賈馥茗

責任編輯／吳秋瑾

出 版 者／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登 記 號：局版台業字第 0598 號

地 址：台北市大安區 106
和平東路二段 339 號 4 樓

電 話：(02)27055066 (代表號)

傳 真：(02)27066100

劃 撥：0106895-3

網 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發 行 人／楊 榮 川

門 市／五南文化廣場

總 店：台中市區 400 中山路 2 號
電 話：(04)2260330

沙 鹿 店：台中縣沙鹿鎮 433 中正街 77 號
電 話：(04)6631635

逢 甲 店：台中市西屯區 407 逢甲路 218 號
電 話：(04)2555800

高 雄 店：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290 號
電 話：(07)2351960

排 版／五南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 版／和鑫照相製版有限公司

印 刷／容大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裝 訂／一絃裝訂行

中華民國 90 年 3 月初版一刷

ISBN 957-11-2417-6

基本定價 14 元

(如有缺頁或倒裝，本公司負責換新)

序

賈馥茗

敘述史實的困難，在於敘述者的取材和著筆難得完全超出主觀。如果知道這個困難，在取材和敘述的過程中，時時提醒自己，可能會客觀些。

先秦時代，史料委實有限。對現存的有限資料，還有人懷疑其可靠性，進而懷疑所記史實的可能性。在這方面還有待考證學家以至考古學家的發現。

先秦教育史的著作，多數著眼於學校教育，有記載的史料非常有限。由今推昔，縱使歷史中所說的三代，也只有周代的記述較多，至於夏商兩代，在孔子的時候都歎無足徵，想要臆測自然更難。

教育是有特殊性質的活動，活動則必然有實際形跡和事實，有記載為據，過去的才會收集於史料中。不過教育活動雖然有特殊性質，卻和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與歷史不可分。也可說教育並不是「孤立的」活動，而和一個民族的全部生活狀況與演進密切相關。

然而因為教育活動易於表現在實際的形跡，遂使人容易著眼於有「形式」可見的一面，於是敘述教育史實者往往偏重「學校」。照完形心理學的觀點說，即是將注意焦點放在突出的「形」上，忽略了突顯形的「基」。明白的說，即是把教育重點放在「學校教育」，忽略了學校之外的「大社會」和「群體」的教育及其影響，等於放棄了蘊育「形式教育」的文化背景。而文化背景所包含的卻及於哲學、科學和歷史。如果稱這些為知識，這些知識應該無所不包。

多數中國教育史中都引述尚書舜典中，舜命契為司徒以敬敷五教是中國教育的開始，至於契是否設立了學校來敷教，便無從稽考了。直到孟子書中才有「夏曰庠，殷曰序，學則三代共之」的話，成了學校教育的依據，然而學校和司徒之官，還是無法連接在一起。

作者自定了一個大膽的著眼點，把文化和教育相提並論，以一個總文化大成又開啓並建立了教育系統的人物為關鍵，來看先秦的教育，可以把握文化與教育的源流，使先秦教育在文化的瀚海中，出現了脈絡；同時可以看先秦教育中囊括了中華文化的精髓，也可看到完整的教育體系的內涵。這個關鍵人物是「儒家宗師孔子」。儒家本出於司徒之官，足以代表教育的推行者。而儒家教育的內涵則是由文化精神經育出來的「教人之道」。這種精神的發揚不徒靠學校，幾乎無時無地都可「行之而皆準」。

本書特別以「周禮」所載的司徒之官的教育狀況為據。後世也對「周禮」成書的作者有疑。如果不以「考證」為務，只取書中所表現的思想和觀念，未始不能為後世以至現在所取法，至少可以參酌其中最重要的，是普遍教育或全民教育，不僅學校教育而已。謹此供讀者參考，並敬待方家指正。



緒論

進步的文化與教育相為表裡，因為一個進步的文化必然要經過相當時間的孕育滋長，才能燦然有成；其間有不可或缺的时代承傳，繁衍並進步；而在世代承傳的過程中，教育活動即存在於其中，至於教育活動的方式，則因每個時間階段的狀況而異。

中華文化的源流，為史料所限，過去曾有人對早期的「傳說」存疑，以為在那麼「古老」的時期，很難發生如傳說般的事實。本著科學的態度，以確定的證據為宗，當然無可厚非。但是每個文化的原始，都是靠傳說 (legend) 保留下來，因為紀錄的工具尚未出現。而傳說，除非過分的荒誕不經，在文化成分中本就占著相當的比例。即使是臆造出來的傳說故事，其「臆造」已經表現了「思維能力」，這是文化創造的原動力。而且從另一個角度看，一些含著神祕性以至迷信色彩的傳說，縱然無可稽考，又何嘗不能使傳說者在說時快樂，並使聽者神往；主要的是傳說中含蘊的對「美」的滿足和嚮往，乃是人類的特性之一。

近代考古的發現，已經證明了許多傳說有相當的「遺跡」為證，所以對一個文化追本溯源，不能譏為徒然的緬懷既往，現在已經逐漸證明人類不是突然出現在地球上的，由人類所創造的文化也不是在天之內完成的。

中華民族從來就相信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從上洞老人遺骨的發現到我們「聰明的祖先」，至少可確

定經過了幾十萬年。而中華文化有記載或遺跡可見的，已從五千年推前到七千年。僅從現在保留的文物看，在殷商時代，中華文化已經彌足歎異，據推算殷商始於紀元前一七六六年。而商之前還有禹夏（始自2205BC）。到周代從紀元前一一一一建國，史書記載的才較多。史學家承認周代的文化以至學術是歷史上的黃金時代。

既然承認文化是由演進而來，便要承認在周代之前已經有了相當的文化基礎。從現今尚存的《周易》、《尚書》、《詩經》等典籍，可以充分看出中華文化的成就。這份成就的保存和能夠繼續傳流並演進，不得不歸功於早期先哲對教育的重視，因為若沒有文化素質高雅的群眾，便不會有文化的創新和進步。文化成就表現的方式很多，典籍固然是一項，另外的器物：包括建築、用具、生活方式等所含的「形式」。形式的高明、深刻和文雅，乃是文化的精髓，縱然出自少數創造者之手，卻要在整體文化的總育下，才能表現出來。

中華文化在早期就重視教育，主因是其時的政治領袖不以個人權勢為務，施政「以民為本」，相信人民富足康樂，國家才能強盛。《尚書·大禹謨》中說：「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同書：「五子之歌」中說：「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以民為本來治理國家，固然求人民能安居樂業，卻並非只令人民得到溫飽而已，更重要的是提高人民的素質，即是同時要「教化萬民。」

教化萬民的事跡，熟知的便是舜（約2100BC之前）命契為司徒，敬敷五教；並命夔典樂，教胥子。這是中國教育史所承認的教育之原始。這個教育的起源和其他文化不同之處，一是由政治領袖倡導，其實行必然有大力支持；二是教育對象之一，為普遍的全國「百姓」，少數人的教育——胥子，乃是另一類，這項教育史實，大概是文明古國之中唯一無二的。

從舜開始設官推行全民教育之後，三代繼之，《尚書·益稷》「（似舜和禹的談話）中有段話如



下：

禹曰：俞哉。帝先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謀，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周功。（這段話並見史記夏本紀，文字大致相同。）

這段文字下有「蘇氏」的解釋，用現行的話說，大意如下：

禹回答說：是的。帝（指舜）德光輝遍及天下，達到海隅蒼生（人民），萬邦黎民，都願作帝的臣民。希望帝能選擇臣民中的賢者，考察他們的言語是否有內涵，他們對人民宣教是否有成績，對器物的應用是否得當。這樣作就沒有人敢不謙讓或不服從。反之，若不能舉賢，用人不當，則上行下效，出現頑劣誕慢，便沒有治績了。

這段話中最主要的「明庶」的工作。即是帝王任賢使能，使官吏教民「明德」，則全國上下一體，相與為善，教化的工作很重。

到了《商書》有《說命》三篇。據說傳說（音いせ）原來是一個建築工人，高宗武丁知道他有能力，要簡拔他為官，也知道會受到朝中官員反對，於是故意裝啞，過了三年才突然說話，說夢見個像傳說般的人，乃是治國能臣。朝臣喜於高宗恢復語言能力，才未反對進用敷說。（見《史記·殷本紀》）關鍵是如果傳說未受過教育，如何能知道治國之道。

《周書·泰誓》（武王伐商誓師的誓辭）中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註解說：「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明白的把君和師列在一起，也就是政治和教化要相併而行。

到周公輔佐成王建制，從《周禮》可以看到司徒的職掌中有司天下地輿之圖與人口之數一項。這一項和推行全民教育關係密切，而且極為可能。因為周代實行徵兵制，這種制度不僅指戰時，就在平時，人民也有「服公役」的義務。於是分派役夫就要根據人口資料。當然「公役」未必有定時，也沒有定數。從兵役制度看，其時用車戰，每一乘的士兵都有定數，另有步兵作掩護，所以戰時徵集軍士，必然要有翔實的資料。這種資料，自然也用在實施教育方面。

周代的普及教育，詳見第四章，整體來看，是以道德教育為基礎，以生活技能訓練為實質。這二者在歷史承傳中，前者屬精神層次，在於發展人的本質，而人的精神發展，只要人類存在，便會一系相延，萬古不磨；後者有必不可免的時代特質，因為生活進步，技術當然跟著改變，不能像精神般的，保持住必要的核心。這就是中華文化側重道德的主要原因。

然而中華文化從開始便起自對自然的認識，這是從現存的《周易》可以見到的。而現存的《周易》，並非原來的全貌，一則是古代文字相傳既久，後代人不能辨識；一則是古籍歷經變亂，喪失殆盡。據《王隱晉書》（收於《晉書中》）卷一載：太康元年（晉武帝司馬炎年號，紀元二八〇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書漆字數十車，皆簡編蝌蚪文字，束皙為著作，隨宜分析，皆有冥證。古書有易卦似連山歸藏，又有春秋似左傳。同書卷六在「束皙」（人名）傳中有相同的記載，「連山歸藏」見於《周禮·春官大卜》載為「掌三易之灋（古法字），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前二者大概在晉時經五胡十六國之亂而亡佚。由此可知遠古的文化到後代已經散亡的太多了。

周代文化所以保留的較多，由於從周公開始，以禮樂教化萬民，孔子曾說夏商一代的禮，已無從就周代封國的杞和宋來稽考，惟有周禮保存在魯國，而孔子又是魯國人，才有足資參證以教學生的材料。加以詩書易曾經孔子刪補修正，由孔門弟子和後代傳流下來，所傳流的即是中華文化。如果說中華文化



與教育合而為一的關鍵人物便是孔子，應該不是過言。

本書即以易、書、詩三者為中華文化與教育的哲學基礎。對「易」所採取的是「形上」的觀點，即是根據自然現象所推測的宇宙本原。由宇宙本原推演到人的根本精神，並由此確定教育的本質。於是人和天（道）相連為一體；人道原是本諸天道，而人道的修為也就在於教育的功能。

中華文化從古代便由群居而形成了「政長」制度，由政長衍生出「政道」，「尚書」便是三代政道的記載。政道的「德治」可以稱為「帝道」或「王道」，其中「教化萬民」便是一項重要的措施，尤其不應忽視的是「治者」，包括帝王和官吏，都必須受適當的教育。

民衆在教育的影响下，表現情感和表達意見的工具是「民歌」，是《詩經·國風》的來源，加上宮廷和官方的「正式」文告：祭辭、誓辭、頌辭等應用詩歌的形式，成為全部現存的詩經，所表現的「樂」雖失傳，文字卻保留下來。從詩經所看到的，是文化遺跡，是觀念和思想，以及珍貴的知識（自然界、動植物和生活。）

以孔子為文化的整理者和教育宗師，到《禮記》出現才見出教育體系的完成。禮記雖然到漢代才出現，卻必須承認其內容成於漢代之前，而且可以斷言以孔子為重要的傳述者。至此《易》、《詩》、《書》、《禮》和《春秋》便成了最主要的教育內涵。儒家便是傳承中華文化和教育的「宗主」。

孔子之後，以可見的資料看，繼起者有孟子和荀子。孟荀都對「詩」和「書」有所傳述，也各自另有見地。可以說孔子之後，儒家後繼有人。然而在教育方面，孟荀是否得到了孔子的完整思想體系，不免還要存疑。因為孟荀並未親見孔子；而在七十二弟子中，孔子曾親口說，在顏淵死後，已經沒有了「好學」的。從《論語》和《孔子家語》中，看顏淵和孔子的問答，比起其他弟子的要深入得多。又從顏淵對孔子的贊歎，可以知道顏子對孔子了解的深刻。如果顏子得享天年，後世對孔子的認識，必然不

徒靠論語而已。

司馬遷說孔門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不曾提到「貫穿六藝」者。而七十二子中各自設學傳授的，就曾被荀子譏為XX之儒，可見已經偏而不全，最明顯的是，就現存的論語，孟子和荀子看，缺少對宇宙本體的系統說法，要到禮記出現，〈中庸〉才有了對「天道」的解釋。究其原因，孔子晚年才學「易」，早期弟子可能未曾得聞，只有「年輕」而在孔子晚年從學的，才有學到的機會，才出現於後傳的弟子中。因為早年儒家很少談天道或「道」，故而〈呂氏春秋〉以至〈韓非子〉才不得不借用老子的「道家」說法。

歸結起來說，教育思想當然以儒家為正宗，但是儒家思想中卻含著中華文化的豐富內涵，那就必須歸功於孔子對經書的整理。而要了解自孔子以來完整的教育思想，就不能徒然以〈論語〉、〈孟子〉、〈荀子〉為主，更要深入探討〈易〉、〈詩〉、〈書〉、〈禮記〉、〈春秋〉，統合全都文化與周代教育，才能融會貫通出教育的真精神，教育的確切原則，和實施教育的有效方法。惜乎歷經兩千年，教育史實雖然也時有可觀，卻未完全把握貫徹。否則中華教育史，必然大為改觀。

〈周禮〉所載的教育，如果確曾實行，大概也只在西周時代。到了東周，由於政治狀況改變，必然影響到教育。教育和政治之不可分，乃是不爭的事實，因為政策決定教育，國家狀況影響教育；反過來，教育既不能決定國家政策，又無出製造國家狀況。不過教育的效果卻不似政策般能改變在一朝一夕，也不會因國家狀況紊亂而立即中斷。也就是說受過教育的人，如果不曾因國家喪亂而喪命，便還保持著原來所學的，和由所學而形成的思想和觀念。所以歷史記載在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這些「家」不是戰亂「培養出來」的，而是前此教育的效果。於是有識之士，各秉所見，提出自己的「主張」。主張不盡是針對教育，甚至反對教育，但卻可以為教育「所用」。本書提出老莊、墨子與韓非，



是向來所稱的「道」、「墨」、「法」三家。其觀點各自不同，卻各有足為教育借鏡之處。即是從教育的立場來看，各有其教育作用；從文化立場來看，採擷優點，兼容並蓄，才不致偏枯。文化孕育人，教育培植人，人又來創造文化，始終是一個完整的連環。

史學家稱春秋戰國時期是中華學術思想的黃金時代。所謂諸子百家爭鳴只在形容言論者之多，班固曾列出可稱道者十家。在這十家之中，傳流至今，除教育正宗的儒家之外，可為教育借鑑比較明顯的應推道墨法三家。至於名家，其說法頗有邏輯的意味，但將範疇與推論混淆，如鄧析尹文名實之辯，不離政治；公孫龍所謂之「白馬非馬」有了「類」與「別」的概念，卻闡釋不清，至於「堅」和「白」，一為性質，一為顏色，不在同一範疇，而相提並論，邏輯概念不清，故不引述。惟將老莊墨法四者列入思想家之中，以採擷其可為教育所用者為宗。因為教育的精神為兼容並蓄，凡有所長者，都可為教育所用，又以「不求全責備」的態度，不務批評，所採取的是「積極的導向」。

中華文化與教育的本源在周代之前，通常稱為「先秦」。經過兩千年再來觀察，可以說這個本源相當正確而完備。如果本著這個源頭進展，應該有更完美的成就，不能以其「舊」而抹殺了其應有的價值。

目次

序

緒論

第一章 中華文化與教育的哲學基礎(一)——易

1

第一節 宇宙觀 7

第二節 本體觀 10

第三節 人道觀 19

結語 28

附註 33

參考書目 36

第二章 中華文化與教育的哲學基礎(二)——書

37

第一節 史承統緒 40

第二節 天人合德 43



1

目

錄

第三節	漣政善政	49
第四節	建統立緒	61
附註		80

第三章 中華文化與教育的哲學基礎(三)——詩

87

第一節	由心理到人文	90
第二節	人文的發皇	96
第三節	豐富的文化內涵	102
一、陶融情感為情操		102
二、安於社會生活情狀		106
三、宗教意識人文化		111
四、知識與思想的開展		115
第四節	禮樂教化冶於一爐	120
附註		129

第四章 虞舜至周代的教育

135

第一節	教育目的與內容	141
-----	---------	-----



一、求和諧 141

二、用樂教 147

三、禮樂合德 154

第二節 教育制度與實際 161

一、教育系統與政務聯繫 162

二、學校的功能 173

第三節 教師與教學方法 186

一、教師條件在教學有方 187

二、尊師的意義 190

三、教學法 192

結論 203

附註 208

第五章 東周的教育思想家(一)——儒宗孔子

213

第一節 東周教育形式的改變 216

第二節 正宗的教育家 221

一、宗師孔子 223

二、名儒傳流 227

第三節 孔子的教育思想 229

一、孔子思想的淵源 229

二、孔子思想的文化精神 231

第四節 孔子的教育主張與實際 243

一、孔子的教育主張 243

(一)發揚人的「精神」而至於「仁」的境地 243

(二)修正人的「作為」以合乎「禮」的原則 248

(三)克盡人的「職責」俾成為「君子」 257

二、孔子的教育精神 265

三、孔子的教育方法 268

附註 271

第六章 東周的教育思想家(二)——孟子

277

第一節 孟子教育思想的基礎 281

一、私淑孔子 284

二、闡述孔子的思想 285





(一) 闡釋論語	285
(二) 心知孔子	288
(三) 申春秋之義	291
第二節 孟子的人道觀點	293
一、仁義為人道核心	293
二、仁義為王道準則	297
三、善與性善	301
四、由存心以養性而歸於善	309
第三節 孟子的教育主張	313
一、保持善性	314
二、教育有道	323
(一) 為教之道	323
(二) 教育的實施	328
附註	332
第七章 東周的教育思想家(三)——荀子	337
第一節 荀子教育思想的基礎	340